



1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呈獻論壇劇場《一僱二主》，用以探討勞動彈性化趨勢下的勞工處境，尤其是派遣勞工。

從議題到論壇 —「論壇戲」編劇的台灣經驗

From Issues to Forum: Taiwanese Experience in "Forum Theatre" Playwriting

黃新高 Xin-Kao HUANG

影視編劇

我不是個劇場人，只是出於某些因緣際會，分別於 2011 年和 2012 年擔任「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底下簡稱「中心」）兩齣論壇劇場《小地寶》和《一僱二主》的編劇。所謂的因緣際會，約莫是三個方面：一、我參與過幾齣電視劇的編撰，對編劇的工作不算陌生。二、因為過往的社運經歷，我經常思考「影劇介入社會的可能」，進而透過賴淑雅等人，對民眾戲劇、受壓迫者劇場、論壇劇場、教育劇場等有了粗淺的認識。三、2011 年「中心」決定製作第一齣論壇戲時，找來了新加坡的專業老手

郭慶亮導演（後來《一僱二主》也是由他執導），能透過實務的參與向這位前輩請益，讓我感到興奮，而郭慶亮導演完全不排斥我非科班出身的背景。

把上述這段「因緣史」說在前頭，只是想表明，當于善祿老師邀我寫篇稿子，談談編寫「論壇劇」的心得時，我其實很惶恐，畢竟非劇場人，實務經驗也只限於上述那兩齣戲，實在提不出什麼高見。但既然推不掉，那就只能如于老師所言，談談「心得」吧！一只希望底下的「經驗分享」不會顯得過於枝節、零碎、不夠條理，或太過於「個人化」。

論壇劇場能否打破磚頭？

這個小標借用了2013年「跨越與連結－華人論壇劇場交流會」上，莫昭如、楊秉基、陳苑甄三人聯合發表的文章標題。在那一系列的交流活動中，除了「中心」演出《一僱二主》之外，來自香港、新加坡、廣州的三個團隊，也各自帶來一齣論壇劇，帶給我不少刺激與反思，不過是在經驗分享會上，莫昭如三人的《論壇劇場能否打破磚頭？》一文，再度勾起我當初參與論壇劇場的初衷，以及編寫劇本時第一個要面對的課題——承襲自民眾戲劇，論壇劇場旨在挑戰及顛覆各種被國家、資本、文化意識形態所建構起來的社會宰制關係（即所謂「打破磚頭」！）但是，論壇劇場真能辦到嗎？又或者，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下，透過什麼樣的具體實踐，我們至少可以宣稱它是在往那個方向走？《磚頭》一文不就指出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論壇劇場也可以為有權者服務，某些賭場老闆就用它來訓練員工如何使顧客感覺賓至如歸，以及處理一些棘手的賭徒。

莫昭如三人所提出的警思，主要源自於他們的香港經驗。我帶著同樣的焦慮，從台灣的社會脈

絡出發，看到的卻是問題的另一個面向——在這個看似權利意識抬頭，但資訊浮濫，又高度消費化、符號化、甚至帶著某種程度「民粹」色彩的焦慮之島，人們需要的恐怕不是被提醒要打破磚頭，因為抗爭幾乎已天天在街頭上演；人們缺乏的，也不是打破磚頭的武器，因為電視上的名嘴和網路上動不動就「肉搜」、「集體打獸」般的激情演出已提供了不少。那麼，在這種往往將問題簡化因而很快能區分出「我族」與「他人」的社會情境下，論壇劇場的社會介入，如何能區別於那些看似具批判與顛覆性，實則一再複製各種社會成見的行動，真的能為社會變革帶來不同的藍圖？

這個問題顯然太過龐大，不是我個人能負荷得了。不過回到作為論壇的編劇，在撰寫第一齣論壇劇《小地寶》時，我就對郭慶亮導演表達了一個與上述思考相關的意念：既然論壇劇場通常聚焦在某單一議題上，那麼就應該把該議題的「成因」，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作一定程度的展露，不能只見「表象」而不見「因果」，否則不但沒有深化人們對該議題的思考，反而會變得跟電視上的名嘴一樣，把問題窄化、甚至扭曲為某種虛構的壓迫關係（正如

2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呈獻論壇劇場《一僱二主》，用以探討勞動彈性化趨勢下的勞工處境，尤其是派遣勞工。





3

4

- 3 《小地寶》揉合了社會住宅的政見和都市邊緣族群的違章故事，成為一齣感人的論壇劇場作品，與觀眾探討高房價、住宅權的問題、以及「家」的想像。
- 4 2011年《小地寶》上演前，台北市長候選人提出在帝寶豪宅旁的公有地上蓋社會住宅的政見，以解決青年買不起房的問題，時至今日，無殼蝸牛組織仍集體夜宿帝寶前抗議高房價。論壇劇場所揭示的社會性壓迫，經常是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需要從各個戰鬥位置持續反抗。

台灣九〇年代被無限放大的「省籍矛盾」，連社經地位處於弱勢的老兵都被視為是壓迫者)。

郭慶亮導演對於我的這個焦慮是理解的，但這首先會遭遇一個「技術上」的難題，就是論壇戲容許多長的篇幅？根據他過往的經驗，一齣論壇劇最好不要超過 30 分鐘，否則觀者很容易遺忘某些情節，因而失去最適當的介入點。在一番折衝下，《小地寶》的篇幅最後被設定在 40 分鐘上下（後來的《一僱二主》也比照辦理）。這對郭慶亮導演來說，是個帶有實驗性質的作法，而最終是否達到了我所堅持的「深化」議題的效果？這恐怕得由觀者和評論家去判定，不過我可以分享一些《一僱二主》演出後，觀眾上台取代的現象作為表徵——

《一僱二主》探討的是勞工在「派遣制」這種新型態的僱傭關係下所遭遇的雙層剝削。戲的一開始，派遣員首先面對的某些正職員工的歧視，以及源於被取代的恐懼而衍生出的排擠心態，但隨著劇情的推進，觀者終將發現，正職員工和派遣員其實都受到資本家不同程度的剝削與宰制，而他們之間的矛盾，恰恰是上位者分化勞工的統治策略。在編寫這齣戲時，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派遣員和正職員工之間的衝突是實存的社會現象，但是不能把這樣的衝突本質化，因而掩蓋了資本／勞工這個真正具主宰性的壓迫關係。而從觀眾上台取代所採取的策略來看，他們似乎沒有「誤讀」這齣戲。（這裡或許有個問題該被進一步討論：我因為擔心複製某

種社會成見或某種壓迫關係被曲解，而在編寫劇情時，鑲入了我的認知視角，這樣的編劇是否太過主導了呢？)

田野調查是創作的基礎！

這個陳述應該對所有的戲劇創作都有效，但我認為論壇劇場尤其如此。針對某個社會議題發聲，就需要對該議題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至少不能傳達給觀者錯誤的資訊。而「中心」在製作兩齣論壇戲時，內部還有個共識，就是不管什麼議題，都希望能隨著社會脈動，把該議題某些新的現象介紹給觀者。但也正因為是新的現象，連製作團隊（包括編劇）都涉獵有限，那就更需要透過田野調查來補足。我們進行田野調查的方式有兩種：一、透過網路或期刊報章雜誌，廣泛地蒐集與該議題相關的報導、數據和論作。二、徵詢該領域的專業人員。

再以《一僱二主》為例，我們是先選定了勞工議題，但是勞工議題非常廣泛，能談論的很多，該從哪裡著手呢？後來會鎖定派遣制度，是因為它是晚近這幾年新崛起的僱用制度，同屬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勞動彈性化」的一環。一來，在這種「變形」的僱用關係下，勞工受到的剝削與歧視是更為慘烈的，二來，將它呈現出來，至少能達到傳遞新知的作用吧！?

為了瞭解這新型態的僱用關係，我們除了蒐集資料之外，還找來一位工運界的朋友，作為諮詢的對象。這位工運人士很支持我們的理念，於是一路從概念的釐清、問題的聚焦、情節的安排，直到最後落實為劇本，我們雙方來來回回討論了至少兩個月（此外，為這齣戲製作音樂的「黑手那卡西」，也是我們重要的諮詢對象）。之所以這麼戰戰兢兢，就因為論壇劇在相當程度上投映出社會實像，它可以有杜撰的情節，但不能離「真實」太遠，如果一齣論壇劇的演出，被人無情的指證說：「你們錯了！這樣的現象根本不可能發生！」那麼它被討論和進一步介入的意義何在呢？

在《一僱二主》演出之後，曾發生一位評論人對那齣戲提出質疑，不過她質疑的並非我們的戲資訊錯誤，而是資訊不足。因為戲中有場因職災所導致的勞資糾紛，她認為我們對於職災的相關法令說明得不夠，因而觀眾在介入時會有盲點。她說的其實沒錯，但至今我仍不知該怎麼去衡量這件事。一來，我認為從法律的角度去解析那場職災的權責關係並非那麼重要的事，二來，那些相關的法條既繁複又枯燥，它該怎麼被放置到一齣戲裡呢？不過這個偶發的評論事件多少說明了一件事——在論壇劇場裡，資訊正確是個必要的條件。

另外，我想談談第三種田調的可能，就是直接從某一議題的相關群體中進行資料蒐集和訪談（譬如：勞工）。這可以很單純的是個行政控管的問題：有沒有足夠的時間、經費或資源管道？但也可以回歸到一個較為根本的課題：一齣論壇劇的生產是由何而來，它又將回到哪裡去？也就是說，論壇劇場是不是應該跟某個社群，建立更直接而緊密的關係，包括一齣戲的生產過程？據我所知，「中心」在這方面的態度是開放的，也不斷試圖和某些NGO發展合作關係，但因種種主客觀因素尚未達成此一目標。否則，不只田調的方式會很不一樣，甚至連「誰是編劇？」這件事都必須被重新界定。

「說個好故事」重不重要？

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論壇戲通常不太好看！」說這話的人，通常帶著負面的評價，但也有態度中肯的人，不過那通常隱含著一句潛對白：「論壇劇是為了呈現議題，戲好看與否不是太重要。」

論壇劇好看與否真的不重要嗎？當然，一齣戲好不好看，不全然是編劇的責任，它還涉及導、演和諸多技術環節。那麼，回歸到編劇的職責上，問題就變成：論壇劇的編劇需不需要編出一個好（看）的故事？

在跟郭慶亮合作那兩齣論壇劇的過程中，我也存著同樣的疑惑。倒不是我跟他在這方面有歧



5 《小地寶》是台灣第一齣專業的論壇劇場表演，於2001年7月在台北牯嶺街小劇場公演五場，場場爆滿，引起觀眾和評論者的廣大迴響。

見，反倒是，對於何謂「好的故事」的一些理解，似乎有些落差。我看過郭慶亮2007年編導的論壇作品《是惡作劇還是犯罪？》的影像紀錄檔，那齣戲不長，大約15分鐘，我沒記錯的話，總共有三幕，每一幕都很有戲劇張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郭慶亮是贊同「說一個好故事」而且他毫無疑問是能辦到的），但看完之後，總覺得不夠痛快。後來我仔細琢磨，發現可能是出於兩個因素：一、或許是受限於篇幅，戲相對來說並不是那麼的「完整」。二、整齣戲就只有一個角色（受壓迫者）貫穿全劇，其餘都只出現在其中一幕，因而那些角色就顯得積累不足，刻劃得不夠立體。

我無意在此批評郭慶亮的戲，主要是想表達一個我至今仍無法完全參透的疑惑：論壇劇需不需要講究故事的完整性？以及人物和角色的深度刻劃？

不過關於人物和角色的刻劃，我倒是從郭慶亮身上學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在受壓迫者劇場和論壇劇裡，人物的刻劃與描述，應該是由他／她的社會關係，尤其權力關係來構成，而不是他／她的個性、能力、私人情感等這些「個人化」的屬性。舉例來說，在《一僱二主》裡那位遭遇職災的員工（在戲中他名字叫坤叔），他首先是作為勞雇關係中的受雇者，其次是正職／派遣關係中的派遣員，最後他是撫育兩個孩子的單親爸爸，是這些社會關係構成了這個人物的樣貌和社會處境，至於他是否個性開朗、思想開明、有無愛心等等這些個人特質，並不會對他劇中的處境帶來多少改變。而我後來終於理解，也是同樣出於這種社會性的視角，原本我讓坤叔在遭遇職災之後，陳

述了一段自身的悲苦心境，為什麼郭慶亮會建議我把它刪掉，因為那段戲只有情緒渲染的作用，卻無法進一步凸顯這個角色所身處的社會情境。

這邊我想作個補充（這是我個人的體悟，郭慶亮同意與否不得而知），一般戲劇經常會用「深挖人物情感」的手法來讓角色更能打動人，在論壇劇場中，這樣的手法不是不能採用，而是得讓那樣的情感具備指向某種社會（壓迫）關係的效果。這類手法我在《小地寶》裡用了幾次，其中之一，是都市原住民女孩惠君（頭目的女兒）在面臨她們搭建的村落即將被拆除時，她因為深感無助而特別思念已故的父親，但那不只是個人情感的表現，而是她從記憶中喚出一個曾經存在的理想社會，那是個「土地不能被拿來營私，所有人都有權在這塊共有的土地上生存」的烏托邦國度，正足以用來批判當下這個因為土地炒作而讓許多人無所依歸的資本社會。

簡言之，就我的經驗和認識來說，論壇戲並不一定因為要呈現議題、凸顯社會（壓迫）關係而不能做得好看，只是不能完全採用一般戲劇說故事的方法罷了，而首先應該反思的是：我們平時看問題的方式是不是太過習慣於從「個人化」的視角出發？

代結論

從一開始我就表明，這篇文章就是我的心得報告，是故，這種類似筆記、雜感的文類，很難總結出什麼結論。不如就借這個機會，首先表達我對郭慶亮導演的感謝，是他的豐富經驗和不厭其煩的指導，我才能完成那兩齣戲的劇本，並和「中心」的夥伴們協力製作出那兩齣論壇劇。不過除了感謝之外，我還想對「中心」的夥伴們說，這兩齣戲雖然從郭慶亮的新加坡經驗獲益不少，但是因為我們的積極與熱情，這兩齣戲不只題材源自於台灣的社會脈絡，在操作的方法上也逐步地長出了我們的「台灣經驗」，我們該為此感到驕傲！

（本文圖片提供：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